



庭院丝瓜香

□黄志昌

庭院墙隅、竹篱栅栏处有人喜欢种些凌霄、牵牛、五星什么的藤花，装点“半亩方田”。百折千绕，细藤嫩蔓，绿叶扶疏，风拂花漾，的确好看。而我呢，却别出心裁，总喜欢种几株丝瓜美景，可吃可赏，一举两得，何乐而不为？

清明过后，正是种秧草的季节，我总要从干老的丝瓜瓢中取出几颗黑色的瓜子，种到适合的墙角、花坛杳杳的泥土里，并小心翼翼地盖些细土和猪粪，等待它破土而出。过不了几天，淡黄色的小芽儿，顶着泥土，羞羞涩涩地，一丛一丛慢慢上伸。在春的气息里，在阳光的抚摸下，在泥土的养育中，由淡黄渐渐变成嫩绿，由一、两片小叶舒展放大，再放大。等长到尺把高，苗条的细腰已承受不了阔叶的重负，显得力不从心，这时它需要的是呵护与支撑。这时，主人绝不能袖手旁观，任其自然。必须拿根瘦长的竹竿或是其他的攀附物帮它引上正道，并指明前行的方向。丝瓜苗确实是很乖巧的，会很顺从地沿着你铺就的“空中索道”，一步一步往上攀爬。凭着它卷细的触须和不屈的攀爬精神步步高登。同时，它的主茎上会长出许多的杈枝来，那杈枝们在主茎的牵引下，并驾齐驱，纵向上升。看来，早先的“独上高楼”已容不下丝瓜一族了。主人又要开始着手为其营造它们所需要的“新村小区”。最好用竹木、铁丝之类的搭个凉棚，如果是沿着篱笆延伸，也要为它们添枝搭桥，提供方便。

高隆的凉棚，风拂光照，是丝瓜自由驰骋的极好空间。没多久，丝瓜枝叶葳蕤，占领整个棚顶，微风摇曳，绿色涌动盎然。有些顽皮的主儿，开始爬到更远的电线上去，表演走钢丝的杂技，也有些爬到二楼的不锈钢花架上去，耀武扬威，随心所欲，肆无忌惮……接着长出小小的无数的花蕾，紧接着就要含苞欲放了。最后，绿色的细茎藤高举着千朵万朵黄色的喇叭，呼唤着四周的虫呀，雀呀。画一样的景，诗一样的韵，我仰望着，低吟着：你是一位绿色的天使，把心的喜翼，爱的微光，香的气息，蕊的芬芳，毫无保留地献给这无限风光。

夏天里，雌花，雄花一齐奔放，活力春青，在蜂蝶的牵媒中，开始蒂结爱情的小瓜。你看它，穿绿罗裙，戴小黄花，苗苗条条的身子，让人爱怜。站在一旁的孙女看着，扯着小喉，拍手唱起：“丝瓜丝瓜，棚上开花，棚下结瓜，瓜像喇叭，瓜像裤带……”唱得美，实景更美，不由得使我想起这样的丝瓜诗：“小心翼翼顺藤爬，倒挂篱沿吹喇叭。蝶舞蜂飞相唱和，黄花未谢现青瓜。”

清晨里，在徐徐的凉风中，那叶，那花，那稚嫩的瓜，携带着晨露，迎接从山那边露脸的第一束阳光；暮色下，在夕阳的余晖里，那蝶，那蜂，那喳喳的鸟儿，驮着收获，叽喻着告别这黄绿的诱惑，它们似乎在说：“明天早来！”丝瓜棚下，端一把发红的竹椅，放一张小桌子，弄几只可口的菜儿，轻摇蒲扇，喝着小酒，由夫人酌陪，岂是悠哉，乐哉，赛过神仙呀！即使你不会诗，也能哼上几句顺口溜来：“细雨微风细藤芽，嫩蔓嫩蕊嫩丝瓜。狂蜂浪蝶传花信，越墙穿篱嫁邻家……”

丝瓜是吃青春饭的主儿，是菜中美人，嫩嫩绿绿，苗苗条条，惹人喜欢。买丝瓜吃的都是“好色”之徒，一番挑拣，那些弯的，胖的，半老娘的，就没人要了，只好三文不当两文地贱卖了。不过，我是绝不去卖的，那些左邻右舍分摘分送还不够哩，他（她）们中或多或少也有看重“色相”的，挑下拿剩的丑货自己留着吃呗。丝瓜是菜中佼佼，生炒、煮汤、红烧都是一流的，色绿，味美，清凉可口。丝瓜炒蛋、炒肉都可以。若是煮汤，放些鸡蛋、鞭笋丝、西红柿、鲜毛豆什么的，那更是锦上添花了。

就这么着，丝瓜，它把自己挂在风中，年轻时，只顾一心一意向上爬，可是到老了，落得个上去下不来的局面。老了，除了瓢子可以做洗碗布之外，就什么也不是了。不过，死去的丝瓜，被风吹干了，也用身子紧紧护住自己的种子，不让雨雪侵蚀而烂掉，不让鸟儿偷吃掉。待到山花烂漫时，它的“孩子”们光溜溜、一个接一个地从它破残的身子里漏出来，投进泥土的怀抱。

“太高了，摘不到，随它去吧。”妻在一旁不停地唠叨。是呀，它努力地爬高，原来是为了孩子。而我们呢，辛苦地工作拼搏，努力地上爬，很大程度上，不也是为了孩子吗？

可敬的丝瓜，可敬的父母。

听夏

□张峪铭

坐在异乡的窗前，一切既陌生又熟悉。

一只小鸟却将我当成了旧主人，轻盈地飞落在窗前的平台上，不理睬我的存在，站定一方，叽叽喳喳的。一夜的雨，窗棂下的水游丝一样往下淌，滴滴嗒嗒的。朝阳从东边树林里打着转扫射开来，于是鸽子振翅声，林子里的蝉鸣，屋檐下的各种鸟儿的欢唱，夹杂着叫卖声、车流声一齐灌进了耳朵……

真是暑意悄然绕画梁，夏声新透绿纱窗。嗯，闲来听夏！想必对我这客居他乡的人来说，别有滋味。

窗外的小鸟在梳理着自己的羽毛，不时调皮地叫唤几声。这样的场景，让人不得不起周邦彦的词“鸟雀呼晴，侵晓窥檐语”来。站在窗前的小鸟雀，引颈将整个身子羽毛松开，左右甩动，好像甩掉一头的雾水。它并不十分闹腾，偶尔鸣几声，像人起床时，伸个懒腰后发出的快慰声。

这样的夏声不如“凉阴一鸟下，落日乱蝉分”来得惬意。夕阳西下，树影横卧，鸟雀归巢，惊飞鸣蝉，那长长的“知”的一声，划破了夏日的闷热，如裂帛声悠长而深远。等那尾音还在空气中振荡时，它早已落身在另一棵树上，加入大合唱队伍，继续着自己的事业——为夏季而唱，为生命而

歌。蝉给了夏季最独特、最强劲、最完整的声音。

不像那些小虫，如蝈蝈、蚰蚰，还有那纺织娘、那蛙，只在晚间才听到它们的大合唱。这个合唱，谁先开口，不得而知。若依颜语“蝈蝈叫，夏天到”，夏季虫们的领唱者应是蝈蝈。它先是“咯咯”得有些沉闷，就像声音从倒扣的盆中发出，尔后连成一片，有如金属的质感声，又如不停抖动干皱的薄膜声。至于纺织娘，让人想到亭亭玉立的姑娘练声的样子。它先“嘎织”十多下，好像清清嗓子，然后急转直下，才唱出主旋律——“织……”此时大地无声，百虫和鸣，将夏夜带进了无比喧嚣的欢乐场。你不得不感叹那一阵阵夏声像波涛一样起伏伏，错落有致，一点不逊于维也纳金色大厅的交响乐。我不知道它们有没有指挥者，倘若有，指挥者是谁呢？

人们说鸟是天空的使者，它们穿梭在天地之间，传递着彼此信息，那么这些“虫”们是大地的代言人，至于何时正义词严，何时缄默不语，甚而不可奉告，早已作了安排。

当然蛙是它们的敲钟人。当细草春风时，蛙睁开瞌睡的眼，轻轻地呼唤着大地，到了夏季，终于让蚰蚰、蝈蝈们，各自操起乐器，弹奏出绝妙的夏季奏鸣曲，直到盛夏蛙声成了

这奏鸣曲中的主角。不信？有“蜃气为楼阁，蛙声作管弦”的句子作证。这时的蛙，感情充沛，它唱得喜悦，歌得欢快，真是丰年稻花香，蛙声情悠扬。

夏的声音太多，有暴风骤雨的打击乐，有风荷微波的小夜曲，还有庭院流莺的清唱剧……更有父亲借一缕月光，磨砺镰刀的声音。

可最值得提起的是儿时的童谣声。当听到天幕四和声后，一张张凉床早已用清水擦拭好，并摆放到门口。此时清辉满地，天空明净，我们躺在凉床上仰望星空，一只只鹭鸶像剪影样从头顶飞过，我们像赛歌似地诵起了童谣：鹭鸶鸟，衔绿草。做绿窠，孵小鸟。一孵孵到五更头，叫小姐梳油头，油头梳得二面光，插红花，插绿花。坐着轿子鸣啦啦……人声的加入，并没有破坏夏虫们的兴致，反而使它们唱得更欢。

是啊！造物者让你生，同时也让你发声，有“生”才有“声”。“生”是给你物质存在，“声”是让你精神愉悦，若再有升华之“升”，那就有了心灵的超脱了。

“嗖”的一下，在我掀动窗帘时，小鸟瞪了我这个陌生的主人一眼，惊慌地飞走了。可我要感谢它，它落在窗前，唤醒了我的记忆，让我用心听了整个夏季的声音。

早在春天的某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已经晒过了，但是因为空气湿度大，摸上去潮嗒嗒的，不放心，拿出来再晒晒。

藜草是个好东西，用它做的席子漂亮透气，软硬适当，缺点就是容易生席虫。我皮肤敏感，席虫是我的天敌，它们躲藏在编织严密的草茎间，与我同床共眠，看不见摸不到，饿了就咬我一口，我对它们深恶痛绝。网上有文章说，消灭席虫可以用开水浇，药水泡，电熨斗烫，这些办法我都试过，总是不能将席虫彻底消灭，最好还是拿到烈日下暴晒，当然这样做会使草茎变脆易断，缩短使用寿命，这也是没办法的。

吃食方面，一直以来我的原则是吃多少买多少，很少囤货，免得变质，但今年例外。上

个月去了趟甘肃，旅途中，走进一个村庄，有村民在家门口摆摊售卖红枣，十元三斤，我一听这价格，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便宜没好货，同行者大都也抱着旅游不购物的心态。有一位同伴禁不起诱惑，试吃了一个，连夸皮薄肉厚味道好，于是，全队人马的钱包顿时失守，大家都十斤二十斤地买，转眼就把村民箩筐里的红枣抢购一空。

从干旱的大西北回到宁波，梅季还没过去，每天都是雨雨雨，买到便宜货的喜悦很快被梅雨浇灭，取而代之的是对红枣发霉长虫的担忧，吃又吃不完，实在是精神负累，幸亏出梅了，马上拿到太阳下晒晒。

走过雨季，将衣物和心情放到太阳下晒晒，干干爽爽安度度长夏。

六月六晒红绿

□崔海波

六月六，晒红绿，这是一句宁波老话，也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生活经验。农历六月初上，盘亘在江南一带的梅雨基本收场了，红日当头，家家户户把容易还潮发霉的东西拿到太阳底下，五颜六色一大片，宁波人称之为晾霉。

早在出梅前几天，我就关注着气象预报，估计差不多了，这就整理出一大堆，吃的穿的用的都有，盼着梅雨早点停歇，有些等不到出梅就已经发霉了，只好扔掉。

需要晾霉的东西真是很多，我恨不得掀掉屋瓦让阳光照彻室内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件物品，但那是不可能的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学蚂蚁搬家，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把该晒的东西搬到户外。

衣柜鞋柜里的冬衣冬鞋，